

我认识的乔羽先生

□ 林治波

得知乔羽先生逝世,虽不算意外,却很是不舍。回忆和乔老的过往,其言谈举止、音容笑貌栩栩如生,宛如昨日。

和乔老相识多年了。他和老伴、女儿住在北京顺义,我时常和妻子一起去探望,后来调到外地工作,回京时也经常抽空前去看望老人家。

说起来,我和乔老还真是有些缘分。乔老生于1927年,我生于1963年,都属兔;乔老毕业于北方大学,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前者乃后者之前身;乔老是济宁人,我是威海人,同为山东人。我开玩笑说:“乔老,我们都是兔子,又是校友和同乡,有缘分啊!”乔老高兴地回答:“是啊,是啊!”

乔老的的歌词很多,品人说话,谈古论今,涉猎面很广,但其中最主要的作品多是以爱国为主题的,比如《我的祖国》《祖国颂》《爱我中华》《祖国晨曲》《祝福中华》《雄伟的天安门》等。这些歌曲之所以脍炙人口,传遍神州大地,就是因为歌词抒发了乔老真挚深切、发自肺腑的爱国之情,进而引发了中华儿女强烈的共鸣。虽然乔老并非从政者,且年事已高,但关心国家、热爱人民的情怀从未改变。每次见面,乔老总是喜欢听我聊一聊近期的国内外形势。老人家话不多,主要是倾听,听得很认真,常常陷入沉思,偶尔也会插一两句。对国家的发展,时代的进步,他感到欣慰;对社会的矛盾、负面的现象,他心怀忧虑。

在文艺界,乔老不但是词坛泰斗,且以能饮著称,人们常常以“酒仙”誉之。一次吃日本料理,我和乔老喝了差不多的清酒,这种酒后劲大,我不胜酒力,竟喝吐了;而那时已85岁高龄的乔老却若无其事,可见其酒量之大。乔老常自豪地对

「布鲁姆日」的遐想

□ 李景端

1904年6月16日,是世界名著《尤利西斯》的主人公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游荡了18个小时的日子。这部小说自1922年出版后,一度被英美宗教势力视为“淫书”而被禁,以至三上法庭,后经众多知名作家为其申辩,几经周折,终于得到平反。如今,《尤利西斯》已被世界文坛誉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英文小说”,并成为都柏林的骄傲,作者乔伊斯也因此受到爱尔兰民众的拥戴。1954年前后开始,6月16日这一天,成为爱尔兰民众热烈庆祝的“布鲁姆日”,后来,这一活动又传播到世界各地,成为国际性的文学节日。

为了纪念《尤利西斯》出版100周年,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爱尔兰驻上海领事馆指定的、萧乾与文洁若百年版典藏中译本。6月18日,爱尔兰驻华大使馆与译林出版社联合主办了纪念《尤利西斯》出版100周年读书沙龙暨南京“布鲁姆日”活动。著名作家叶兆言与南京大学但汉松教授就《尤利西斯》的时代意义、如何阅读等问题进行对话,爱尔兰朋友现场弹奏吉他并演唱《尤利西斯》的歌曲,我也到场介绍了《尤利西斯》中译本出版过程中的小故事。有读者用中英文朗读《尤利西斯》中的精彩章节,介绍书中所说的爱尔兰名酒、酒吧、民俗,还设置了读者抢答等环节。本来,北京和上海也有“布鲁姆日”的活动计划,但都因疫情而推迟了。

亲历这次南京的“布鲁姆日”活动,我不禁产生了某些遐想。

其一,没想到《尤利西斯》这么晦涩难懂的“天书”,竟然会受到当今众多年轻读者的欢迎。这次是网上招募听众,仅几小时名额就爆满,许多人因无缘参加而倍感失望。译林社百年版《尤利西斯》通行本定价约200元,典藏本包括附带的赠品定价约500元,仅一年时间就合计售出2万册。据调查,购买者大多是年轻人。萧、文二位的中译本,已经出版27年了,至今还能如此热销,是缘于乔伊斯的传奇性,对萧乾夫妇译笔的仰慕,还是读者的猎奇心态?作为此书的中译本的策划人和出版者,我没有答案。

其二,《尤利西斯》出版百年了,而布鲁姆却花了73年才从都柏林走到中国。中国的译界何以迟滞无意或不敢涉足这本“天书”?难道真像钱锺书先生曾对我说的,八十翁翁翻译这本“书”,“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”?我无意揣测个中原因,只想到,《尤利西斯》中译本能够在中国出版,确实不易。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对世界打开的窗口越来越大。正如有家外国媒体评论的,《尤利西斯》能够在中国顺利出版,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。我同意这一看法。回想1979年,受思想余毒的影响,《译林》期刊为刊登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,被一位权威人士“告状”和“打压”。倘若不是解放思想,进一步对外开放,怎么可能有后来的《尤利西斯》中译本?

其三,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赞誉乔伊斯,对《尤利西斯》评价那么高,各国评论家已发表过各种评论,我自愧知识浅薄,说不出什么新见解,但有一点,那就是乔伊斯确实是体察生活的能手,甚至可以说是怪才。仅仅6月16日这一天的18个小时,他就把都柏林的自然生态、人文历史、街面布局、市井习俗,乃至天文、地理、宗教、产科等方面进行面部的自杀?我无意揣测个中原因,只想到,《尤利西斯》中译本能够在中国出版,确实不易。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对世界打开的窗口越来越大。正如有家外国媒体评论的,《尤利西斯》能够在中国顺利出版,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。我同意这一看法。回想1979年,受思想余毒的影响,《译林》期刊为刊登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,被一位权威人士“告状”和“打压”。倘若不是解放思想,进一步对外开放,怎么可能有后来的《尤利西斯》中译本?

小城小吃

□ 邱云安

俗话说:“民以食为天。”小城也不例外,家中来客人了,主人便忙着做板——客家人通常把用大米浆制作的食品统称为“板”,做板是待客的最高礼仪。在各种板中,最常见的有簸箕板、黄板、苕叶板、艾板、煎板、年糕板等。有些板在岁时节令才做,而簸箕板则随时可做,日日可食。

早上七八点钟,忙碌热闹的簸箕板店俨然成了小城的一道风景线。簸箕板店做的是早点生意,手艺人拂晓就得从美梦中醒来,边听鸡打鸣,边有条不紊地做准备工作:磨米浆和炒馅料。米浆是簸箕板的灵魂,直接决定板皮是否爽滑。过去做簸箕板,是用石磨磨米浆,然后把米浆均匀地摊在竹制簸箕中煮熟,最后包馅,这也是簸箕板名字的由来。如今,为了制作方便,人们用电动的料理机打米浆,用铝制托板取代竹簸箕,虽说吃到嘴里的簸箕板还是软滑生香,却少



酒,我给他斟酒,就在酒瓶对着酒杯准备开倒之际,他的老伴急忙叮嘱:“别喝多了!”乔老眼珠一瞪:“喝多了?我这还没喝呢!”在座者哄堂大笑。有一次,乔老因身体不适住院,有朋友出于好意请来一位气功师,说是能给他驱除病魔。气功师进了病房,开始发功,一边狼虫虎豹般地怪叫,一边不断地询问:“病魔出去了吗?出去了吗?”乔老一看靠谱,连忙回答:“出去啦!出去啦!”过后家人问他:“真的出去了?”乔老回答:“出去什么呀!”“那你怎么一个劲地说出去啦,出去啦?”乔老幽默地说:“我不说出去了,他能出去吗?”记得是2012年秋天,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列德涅夫先生来京,和乔老女儿果子有接触,乔老觉得这是个喝酒的机会,就对果子说:“安排见一下,喝酒!”女儿说:“身边没翻译,怎么见哪?”乔老说:“喝酒嘛,喝就是了,还用翻译吗?”喝酒果然不用翻译,喝得宾主尽欢,过后列德涅夫高兴地给乔老画了一幅油画肖像。

乔老是中国词坛众望所归的领头雁,其作品之多、质量之高、流传之广、影响之大,当代中国无人能出其右。从宏观意义上讲,乔老渗透于一首首歌词中的爱国主义情怀、集体主义精神、传统文化元素、待人处事之道,以及对世事沧桑、人生况味的思索,已成为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,伴随着优美的曲调不腔而走,传遍神州大地,深入千家万户,熏陶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能够造就如此独特而巨大的影响力,是乔老的无上光荣,也是对他杰出天赋和辛勤耕耘最为丰厚的回报。和这样一位词坛泰斗相交相处,自然免不了谈及歌词歌曲之类的话题。乔老说:“歌词不要文绉

诗意中国

诸葛八卦村

应该把村子中心的这口池塘,看成一只眼睛。是的,不要说水塘半陆半水,像极了九宫八卦图里的大极;实际上,这只是一只眼睛半开半闭的样子;是此村祖先诸葛亮,端坐于村子中央。

他在浙江,想四川;一把羽扇,把整个村子,扇成了风轮。应该把池塘周围八条小巷向不同方位的延伸,看成深邃的目光;是的,这不是简单的内八卦,这是一只半开半闭的眼睛,在思索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。

应该把环绕村子的八座山岗,取“秦岭”“昆仑”“泰山”“武当”这样的名字;是的,这不是简单的外八卦,这是诸葛亮徐徐挥动羽扇,扇灭八个方向的烽火台。

这个村子,七百年来,一直在浙江中部旋转。那天,我举步乎乎地走在村子里,我知道,我一直被一道强大的目光推动;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巷道,都是政治家缜密的思路。我知道这是诸葛后裔最大的聚居村落,知道内八卦与外八卦都是一把扇子上的羽毛,于是决定,选一家民宿住上一晚。我要让一股若有若无的风,进入我的脑回路。

早上起身,头脑异常清醒。我步履匆匆,准备去政策研究室上班。

地下长河

坐船,钻进地下长河,航道是一条虹霓。

色彩和欢乐,一直在四周爆炸,却寂静得没一丝声音。同行者中,有一个心脏跳得很厉害,我听出来了。

接着,我的船进入了霍金的黑洞。凭一支手电的指引,我才过渡到下一个星系团。

入洞,在浙江的兰溪;出洞,是虎跳峡,还是九寨沟?

做人,很需要时间隧道。你过了兰溪,就会拥有两个人生。

通洲桥

梅溪的腰带,越发坚实了。乾隆年间它是木桥,光绪年间它是石桥。人们为宽阔的梅溪做出腰身来了。

漂亮的圆弧形石拱廊桥,身板紧凑。我从满清走到今天,八十五米就走完了。

桥上这二十一间廊屋,是二十一把伞。梅江镇的百姓凑钱造桥,是为了让时间没有风雨。

当地的朋友给我讲了著名文人曹聚仁的初恋。他与教育家王春翠当年相好,就是在这桥上走来走去。这故事,我信。桥有了屋顶,便很容易成为洞房。

“梅溪”“通洲桥”“廊屋”“初恋”,都是一些动听的词语。午后,我在桥头坐了好些时候。我喜欢听桥下流水,将这些词语,会同一些水草与鹅卵石,谱成人世最悦耳的曲子。

人类的本质,就是爱恋。人类的繁荣,就靠通洲。

于街的耕读居

好像,只有这八个字醒目地写在门额上,耕读居才配叫“耕读居”。“一犁春雨”“半夜书声”。

这哪里是八个字,这是生活方式,是中国读书人的哲学!六百年的这位陈先生,肯定是中规中矩而又满怀理想的人,脚上有泥,灯里有油,嘴角含笑,心间有诗。

门外有山,有水,有田。门内正室三间,耳房四间,厢房六间。当然也少不了红泥小炉、红袖添香。重点是,捧在他手里的每一本书,都长着两只带泥的牛角。

到这里,来看看中国文化人理想国的标配,是不会错的。

芝堰古村

这里,古时,该是一个驿站,交界兰溪与建德。有绿荫,有溪泉,有鸟鸣。走累了,下马,出轿,就该在这里

兰溪八吟

□ 黄亚洲

打个尖,让马变龙,让人变仙。

后来,这些杂乱的马蹄与脚印,积了雨水,就纷纷发芽,长成了一片过街楼、民宅、厅堂、客栈、酒肆、茶馆;宋一片,元一片,明一片,清一片,民国一片;改革开放,雨水充沛,来了一片又一片!

我在这个村落参观了整整半天,也像一匹勤快的驿马,到清,到明,到元,到宋。天上临时不时下了一阵雨,也分别流入,宋元明清各家天井。

后来,也不知到了哪个朝代,我坐下来,喝了一杯加糖的拿铁。老板没收我银票,也没收我铜钱,只让我,看一幅二维码。

所有二维码的前身,都是驿站,都是马蹄,都是古村。

兰湖旅游度假区

走进这个景区,你才发现自己原来能变成这么多身姿:挺的、斜的、扭的、展翅欲飞的、故作害羞的。这里的风光,都是你的布景,而且,都是油画;你没办法,你只能当男一号,或者女一号。

瀑布下面,你发现自己也有无穷动感;廊桥前后,你发现自己左脚走民国,右脚走大清;相逢水杉林,你顿时长高,你能拍出自拍;至于雾凇,祝贺你,你走进了一首朦胧诗!

走进这个景区你会发现自己很累,一整天你都在做着模特。若是不做模特,你会更累,你就是个专职摄影,弯着、趴着、仰着,回宾馆你只管揉眼吧!

逛兰溪古城

我在沿街小店坐下,用一副地道的大饼油条,细细咀嚼马头墙、城楼、牌坊,以及各式的明清老铺;不明白,为什么这些地道的东西,自己特别能消化?

我自付不是恋旧的人,也不喜欢做前朝的遗老遗少,为什么走进这个古城,偏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?

探花巷、绣衣巷、曲巷、风筝巷,我小时在这里逛过铁圈吗?

城墙上,一层又一层长满绿苔的石块,撞破过我吹出的肥皂泡泡吗?

城头有位老者拄杖而来,笑着说,他已在此城住了一辈子,古旧的五脏六腑,都已纵横成老街。我感觉面熟,问他是谁,他说,他会写诗,名黄亚洲。

芥子园

哦,李渔,我曾沿着你手指的河流走得很远,今天,才回溯源头!

哦,李渔,我就是一尾你钓上的鱼,今日,才入了鱼篓!

你的戏剧结构说、词采说,你的“草蛇灰线”,多么的锐利!作为一条鱼,我多少次,扎痛了嘴!

我在小桥池旁驻足,我朝里看。果然看见,其中一条鱼,是我。旁边游来游去的,都是我的同道——大大小小的编剧。

一只小小的鱼篓,其实,是一条大江,广阔得要命。

大江大海之所以沸腾,是因为李渔把他钓到的一切,重新抖回去了。他的《闲情偶寄》,就是这一动作的精准描述。

夏日的北海公园(水彩画)

□ 古元



一切准备工作就绪,只见店家将刚蒸熟的板皮切成15厘米宽的长条,把馅料捆紧裹实,一份外皮如羊脂白玉般的簸箕板上桌了。浇上葱油和辣椒酱,再来一份加了当地草药的炖罐汤,让人品出小城生活的幸福与安逸。

说起簸箕板的由来,要追溯到西汉初期。相传,南武侯织带着他的闽越子弟,在福建武平开疆辟土,建立南海国,他们十分想念家乡的美食,于是把南方雪白的大米碾成粉,用米浆代替面粉,做起了簸箕板。当年,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等同志率领主力红军三进武平时,当地群众也用簸箕板犒劳将士。

几年前,我到福州省直单位挂职,一个闲暇的冬日,到北大路一家做生意的老乡店里小坐。或许是勾起了乡愁,闲聊时突然说好久没吃簸箕板了,老乡一家也有同感。禁不住诱惑,老乡停下手中的生意,搬出做簸箕板的家什,备好食材,开始忙活起来。暮色降临,一大盘鲜香可口的簸箕板上桌了。

在那个寒冷的夜晚,在繁华都市的一隅,几个操着武平乡音的汉子围坐在一起,喝着家酿的米酒,吃着簸箕板,内心格外宁静、踏实,仿佛从未离开小城。